



半岛哈里哈气之一

老果孩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半岛哈里哈气之一

老果孩

LAOGUOHAI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果孩/张炜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2.1

ISBN 978-7-5321-4291-0

I.①老… II.①张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1226 号

策 划:浙江天舟

责任编辑:郑 理

特约编辑:童 舟

封面设计:曾国兴

老果孩
张炜 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总 发 行: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11.75 插页 20 字数 235,000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291-0 定价:3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电话:0731-82801757/82918792 传真:0731-82801356

目录

引言 / 1

第一章 美少年 / 3

酒糟小宽鼻
这才是真家伙
传言
疤眼老师
果真见到美少年
长得像羊一样
贴着白杨站
好医生
转眼就是夏天
老扣肉
狐狸偷小孩
眼睛啊眼睛
咱家俊不起
鱼棍打来疼死人
梦入少年艺术团
老憨发狠
艰难的算术
孩子不吃红毛虾
布褙子医生
山的那一边

第二章 海边歌手 / 77

搬柴垛
背枪的人
高歌一曲献刺猬
拉网号子
喊出月亮来
铁头的故事
三胜拜师
一场恶战
三天三夜
蓝大衣跑马
一头撞断牛肋骨
百灵哭了
交换
中了毒鱼针
大街摆起流水席
开口迎来青蛙叫
献宝
高高崖上一棵草
百鸟会

第三章 养兔记 / 151

真能吹
刺猬换兔
新家新伙伴
悲伤
锅腰叔的鬼院
四月槐花开
这就是议论
喜出望外
难产
洼洼脸老太婆
羊妈妈
老鼠仇敌
谁是最好的卫士
命名日
十万火急
一坛瓜干酒
放生
河的那一边

第四章 长跑神童 / 225

铁脚
门都没有
飞鱼鳔
滚蹄
一对少年知己
健步如飞
全靠腿
备战
全区运动会
斜眼的跑鞋
他们吓坏了

丛林里的秘密
我和紧皮好
只能跑到那里
发令枪
鹰折翅兔断腿
梦醒
沉重的心事
好男儿不流泪
各就各位

第五章 抽烟和捉鱼 / 299

一支队伍
吓人的计划
“狐狸老婆”
探营
深入老穴
智斗
齐刷刷的烟斗
仇深似海
瓜干和酒
捉鱼六法
抽烟老行家
半夜鱼铺故事多
它们不胜烟酒
买卖公平
也算报仇
天上布满星
玉石眼大醉
大火球
早晨
告别夏天

引 言

爸爸不知犯了什么大错，最后不得不与全家一起离开原来生活的地方，来到这个半岛上。当时我还小，什么都不记得。妈妈说我是被装在一只篮子里携来的，这让我想到了一只猫。

我们家从此就定居在海边林子中，没有一户邻居。我现在可以从地图上指认我们的半岛了——它就像动物的一支犄角伸入了海中，细细的、尖尖的！可是我们住在上面的人丝毫没有觉得它狭窄，相反还认为它大得无边无际呢。

我们的小屋筑在丛林的边缘地带，不过离最近的人家也有一公里远。这儿到处是吵吵闹闹的各种动物——爸爸叫它们为“哈里哈气的东西”。我知道这是指它们跑动和打闹时发出的喘息声、喷气声。

后来，当我那些贪玩的同学和伙伴们来了，晚上躲在窗外黑影里等我出来，不小心弄出了声音时，爸爸就会咕哝一句：“哈里哈气……”

我听了想笑，在心里说：林子里的各种野物，还有我们这一群，都是“哈里哈气的东西”！

美少年



第一章

MEISHAONIAN



酒糟小宽鼻

我被一件沉沉的心事缠住了。

它以前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，所以一旦察觉了什么，发现事情真的要糟时，已经有点来不及了！最初是这样的：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那儿有点痒，就伸手挠了挠，并没在意；后来它又痒，我又挠了挠。

几天之后，当我穿过一片林子上学，刚刚踏上园艺场的那条沙土路时，立刻被一位叫“大红”的女工盯上了。

她是全场最漂亮的姑娘，平时甩着又粗又黑的大辫子，戴着两只花套袖，高傲得谁也不理。都说她长得好，大概就因为她腮上有两个酒窝吧。

真的，没见谁有这样的酒窝。酒窝是盛酒用的吗？这对我们大家一直都是一个谜。

大红那会儿从一棵苹果树下走出来，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，然后就一直瞄住了我的脸。她这样看着，径直走过来——过去她才不会这样呢。我再也迈不开步了，僵了一样，就站在原地等她。

其实这是一种礼貌，妈妈说对园艺场里的人、对所有的人都要礼貌：好好听人说话、见了老师要鞠躬、及时说“叔叔好阿姨好”之类。这些并不难做，只要记住了，一套一套从头做下来就成，比课堂上的造句和算术要容易得多。

我准备大红走到离自己两步远的时候，马上就开口喊一句“阿姨好”。

可是这回有点晚了，因为她今天的动作格外麻利——最后几



步简直是飞蹿过来的，所以当她一伸手捏住了我的鼻子时，我连一点防备都没有。

她捏得不太用力，也不算疼。可是我的脸涨得发烫，大概连脖子都红了。

我一甩头挣脱了，跳开了一大步。

这会儿又一个人走来了，那是她的妹妹二红。二红比她瘦，没有大辫子也没有酒窝。她和姐姐并排站在一块儿，看着我，笑。

大红指点我的鼻子，对二红说：“看到了吗？酒糟小宽鼻！”

“嗯，嗯，真是呀！”她们笑着，歪头端量了一会儿，走开了。

我听得清清楚楚，站在那儿想：真是倒霉啊，一天才刚刚开始呢，就碰到了她俩！听她们刚才叫我什么啊，亏她们想得到！但愿这种奇特的叫法别让人听见、别乱传，不然就成了外号——我知道这里的人对各种各样的古怪称呼总是格外喜好，一旦有人听见了，就会风一样快地传开……

那样可就糟透了。

我对这样的叫法感到新奇，只不太明白真实的意思。不过我心里还是知道：这有可能是最坏最坏的一句话了。

如果当时有一面镜子，我会立刻停下来，将自己的鼻子好好研究一番。

就这样，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心里盛满了不安和屈辱，一步步往前走去。

鼻子竟然一阵阵痒了起来，真痒！

到了学校，一切都和过去一样——不，一切都不一样，所有人好像都多多少少注意到了我的鼻子。

疤眼老师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的时间很长，而过去是一扫而过。今天，她第一眼看来的时间足有三秒以上，而且连看了三次。

她的左眼有点歪斜，所以用力盯人的样子很怪。也恰恰因为



左眼的关系，我一直觉得她特别好看。有一次我对妈妈说了这个意思，她立刻批评了我。她误解了，以为我在讥讽自己的老师。其实我真的认为她的眼睛有一种说不出的好看。

因为无论什么时候，她的左眼好像总是在看着别的地方，脑子里正想着与眼前无关的其他一些什么事。这就引得别人也想得很远。哈，这多么有趣啊。

好不容易放学回到家里，第一件事当然是找镜子。老天，我仿佛第一次发现自己的鼻头原来这么红，上面有这么多斑点和皮屑！而且我很快注意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：鼻梁中间部分竟洼成了这样……

它本来应该从眼睛下方开始一点点隆起、自然而然地在鼻头那儿形成最高峰。可惜它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！瞧瞧吧，离眼眉三公分的部位，那儿简直就成了一片洼地。我可怜的鼻子就一直在这片洼地上挣扎……多么倒霉啊，我的鼻头显得太突兀了，它就像长时间地趴着、趴着，然后猛地站了起来！

这个鼻头不仅丑陋，而且滑稽。过去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？

我找来了妈妈缝衣服用的皮尺，开始仔细度量起来：鼻头，宽三点一二公分、高二点五一公分……最后的两位数来自我的精确度量，我这人做任何事都力求准确。这是我被朋友们公认的一个优点。

我在心里揣摩：如果按正常的发育速度，问题一定会变得越来越严重。我估计自己的鼻头最终会达到五公分以上的宽度。这一想吓坏了：五公分！我比量了一下，马上有了大祸临头般的恐惧。

我曾经在图片上看到一种叫“狮虎兽”的动物，它是由老虎和狮子生的，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有一个宽宽的大鼻子。它那样可以，我不可以啊。所有“哈里哈气的东西”都未免有一只宽鼻，



这对它们来说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
剩下的一段时间我给自己身边的两个家伙量了鼻子：花猫“小美妙”、大黄狗“步兵”。我的皮尺在它们嘴巴那儿比量时，它们都很高兴。这两个家伙长了这么长的胡子，年龄却又这么小。可见它们与人还是完全不同的，它们简直想怎么长就怎么长。

数值出来了：小美妙鼻宽一点四一公分。太窄了，不过它仍然有继续增宽的可能，最后可能达到一点五公分以上。步兵就宽多了，它这只黑鼻子可真够受的，一天到晚湿漉漉的，宽度竟然达到七公分以上！而且它的整个鼻子和脸庞顺下来，让人分不清究竟是鼻子还是脸——可以说是一鼻双用了。

它们俩误以为我要与它们游戏，所以还没等我把皮尺放在一边就闹腾起来：步兵想骑到我的身上，小美妙两爪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。

我的心情很不好，不想与它们玩下去。

这才是真家伙

其实，我以前对自己的容貌并不在意。男子汉总想着自己美啊丑啊，那才是可笑的。不过事到如今我才知道，如果长得太丑了，也还是挺令人沮丧的。说到鼻子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，这种事挺倒霉的吧！这种事也不是人人都能碰到的。

比如我的同班同学老憨——以这家伙为例是最好不过了——他比我只大三个月，个头却比我高上一拃，准确点说有七点八公分。准确很重要，凡事总不能“差不多”、“大约”如何，这是爸爸一再强调的。



我有个倒霉的爸爸，可他身上也有许多好的习惯，并不是事事都让人扫兴，这些以后会一点一点说到的。

老憨这家伙体重待量，因为要准确，所以不能用“百十来斤”来说——他肯定达到那个分量了。他是全班或全校最粗最壮的人，胳膊比我的腿还粗，头像柳条米斗，嘴巴一咧能塞进拳头。

至于他的鼻子，我还没有好好端量过——以前谁会注意这个呢！不过它肯定不太出色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。可是他的鼻子好就好在不引人注意啊。

我把自己碰上的倒霉事与老憨说了，他立刻跳开一步，认真端量起来。他这样看了我足足有三分钟，然后慢慢摇起了头。

他很严肃的样子，说：“你这算什么‘酒糟鼻’啊，你看看我爸，那才是真家伙呢！”

“可是我……还很宽！”

老憨开始笑了，一边往前走一边解开衣扣，露出了黑乎乎的肚子。这家伙有身上燥热的毛病，动不动就解开衣扣，为此疤眼老师没少批评他，但是没用。

他嘴里咕咕哝哝：“你赶明儿去看看我爸吧，你算什么啊！你也太能吹了……你又不喝酒，怎么能长成酒糟鼻！”

这天傍晚我真的去看老憨爸了。

他爸叫火眼，两只眼比一般人要红，脾气时好时坏。据老憨说：他要犯了酒瘾那就糟了，打人发火是常事。平时倒蛮和蔼，任你怎样都行。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酒，酒是最贵的东西，所以他爸发火的时候很多。

“你爸是不是因为酒把眼搞红了啊？”

“不是，人家说他一生下来就这样——你没听说‘火眼金睛’？听说孙悟空才能这样哩。俺爸看人看事特准，什么人干了什么事，他一看就明白。”

我想今天算是找对了人。我问：“他能看出我的鼻子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老憨搓着鼻子：“反正不是真正的酒糟鼻——你到现在还一滴酒都没喝呢，哪来这样的鼻子？美得你！”

我以前多次见过火眼，可是那会儿就好像视而不见，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看到，特别是忽略了他的鼻子。

火眼这会儿正在小院里弯腰干着什么，没有心思搭理我们。他们家住在村子的最西头，地方宽敞，所以有一个全村最棒的小院：由矮矮的泥墙围起来，里面养了鸡鸭猪羊，好玩极了。

我转到火眼的正面，直着眼盯看。

可他偏要把屁股转向我，忙着搅拌猪饲料。

这使我看到他的后脑壳上有两块秃斑。我的目光在那儿稍稍停留了一会儿，再次转到他的正面。

这回我看清楚了：他的鼻子有点红紫，鼻头上有一些细小的斑点。这鼻子整个看真是粗糙啊！说到宽度，虽然目测不可能十分准确，但我敢说绝不小于五点五公分！这家伙如果再稍稍努力一下，简直就可以追得上我们家的步兵了！

我心里稍感宽慰了一些。有比较才能有鉴别，我真的是自愧不如——不，这样用词是十分不准确的——应该说是“相差很远”。也就是说，我暂时还不能算那样的鼻子。

火眼笑了。当他知道我在看什么时，就伸手胡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，说：“想想看我这辈子喝了多少酒吧！当民兵头儿的时候，一天至少也要这个数儿呀！”他张开右手的拇指和食指。

老憨在我耳边小声说一句：“八两。”

我关心的不是这个。当我问到怎样才能医治这个糟糕的鼻子时，火眼鼓着嘴巴说：

“这算什么，不痛不痒。再说这管别人屁事……园艺场医生给



咱看过，抹上黄药水——一股硫黄味儿难闻死。还不如外村那个布褙子医生哩，给咱鼻子贴一种树叶儿，凉丝丝的，半月就好了……”

我问：“那这鼻子怎么还是糟着呀？”

火眼摇头：“谁有那个闲心老贴树叶儿？不痛不痒嘛！”

传 言

我的鼻子上常常有一片树叶了。这种树叶的名字是布褙子医生告诉火眼、火眼又告诉老憨的，它的名字特怪，两个字：“哼儿”。

其实只是一个字，那个“儿”字是发音时鼻子带出来的。在周围村子里，如果有老年人不相信另一个人的话，就会从鼻子里发出这样的声音：“哼儿？”

这是一种对什么都“不相信”的叶子。可能它大概什么都不在乎，更不相信有治不好的鼻子——但愿是这个意思。反正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只要是没人的时候我就把它贴在鼻子上，凉丝丝的，真舒服。

想想不久之后，树叶一揭，我的鼻子变得又光又滑的样子，老想开口唱歌。我这里必须告诉一句：我是会唱歌的，我有这方面的天赋，只是因为长期以来不太高兴，不愿开口而已。

其实我的嗓子只有少数人领教过，那才叫婉转动人呢。我的嗓子并不高亢，但我唱得真切动人，可以让好生生的声音在喉咙那儿拐几道弯再出来。我还必须说：我的歌女生特别爱听。

目前最让我不高兴的事情有两件：一是鼻子，二是爸爸。

“你爸爸可算个文雅人儿，脸和手都白白的，后来被贬到这片

林子里，什么苦活儿都得干，这不，手脚都粗了。”一位园艺场的老工人这样说。

妈妈不愿讲爸爸的故事，她说：“孩子家，别问也别听。孩子家，只好好上学就行了。”

妈妈是最漂亮的人。她在园艺场做临时工，许多人都喜欢她，从来不会因为爸爸而厌弃她。大红二红都一连声地喊她“嫂子”，争着帮她做点什么。

有一天大红领我到她宿舍里玩，拿出很多苹果给我吃，告诉我：她和妈妈的工作就是将这些好看的苹果挑出来，包上一层彩色的纸，装到箱子里。

她抚摸着我的头，似乎忘记了我的鼻子。有一股香味从她身上散发出来。她腮上的酒窝很深，这真是两个好酒窝。我心里一阵高兴，就哼了起来。

“大声唱啊，你唱！”她鼓励我。

我鼻子上渗出了几粒汗珠。我唱了起来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一开口就是一首忆苦歌：“天上布满星，月牙儿亮晶晶……”

这是海边流传的一首歌，是专门用来回忆旧社会的，调子有些悲凄。

她听着，直盯着地看着我，眼里渗出了泪水。

我吓得赶紧停下来。

她擦擦眼睛说：“知道吗？我一听这歌就忍不住。”她把我抱在怀里，肩膀一下下耸动着，还亲了亲我的脑壳，重复说：“忍不住。”

以前只有妈妈才这样。已经有好几年了，妈妈没有这样抱紧我、亲我了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已经长大了。

大红亲着我的脑壳，突然一动不动了。她的下巴压住我的头顶说：“听说了吗？东边——离我们不远的地方，出了一个‘美